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廖劍仙

燕京廖蘅仙，世家子。少時即以任俠名。鄰有婦虐其夫者，詭譎百端，夫屏息殼竦，不敢出一詞，率以為常。一日，廖遇其人於途，笑目之曰：「君固鬚眉而巾幗者？何無丈夫氣？」其人曰：「君葫蘆中可有丈夫再造散，賜我服之，以洗此恥？否則請勿言。」廖曰：「當為君除卻禍根，豈特不畏而已哉！」是夕，婦復申申詈夫，信語哮聲，達於戶外。廖時被酒微酣，聞之怒甚，急袖匕首，拔關遽出，一躍登其屋，復從簷際一躍下。婦方戟指痛罵，霜鋒過處，頭顱已落。其人大驚呼盜，廖已聳身遠去。報官窮緝，莫知主名。以廖有前時戲言，竊竊議之，捕役時其門。廖曰：「是不可居。」跳身出外，窮走萬山中，足為之繭。

偶至一嶺，下有茅舍三四椽。入之，闕無一人。茶灶藥爐，無不具；舍後菜圃數弓，諸蔬悉備；牀下甕中，餘糧充。廖意此必清修之窟宅，隱士之幽居，今得而據之，意甚適也。自此獨居山中，饑則食，飽則眠，俗慮全無，幾忘塵世。如是者不知幾春秋，時值深冬，風雪大作，瓊樹瑤花滿山，幾為銀世界。廖方戴笠荷蓑，踏冰渡澗，忽見一白猿跳躍而至，手持一束，見廖即授之，拱立於旁。廖展閱其書，云：「寂居深山，何以消遣？吾子道念頗堅，終必有成。以子生有俠骨，可學劍仙，特無師授，總難入門。子來，僕可指導一切。今日六出花飛，甕頭梨花春熟矣，特持一瓢，與子共酌，以永今夕。僕居門逕未悉，可偕白猿同來。」

廖即隨猿俱往，逾數嶺始至。碧宇紅牆，有同蘭若。雙扉正對溪流，度略而過，即見有二三老猿，躑躅門外，若伺客然。廖至，即啟門，鞠躬肅客入。將升堂，一老翁降階為禮，蒼髯皓髮，神采飄逸。坐定，老翁自言：「程姓，歙人，明季避兵至此，配白猿為婦，能釀百花酒，服之卻病延年。白猿今已蛻去，老夫頗通猿語。」須臾，羅列酒漿，陳設蔬果，所奔走使令者，皆猿也。廖飲其酒，芬芳沁齒，胸膈皆爽。酒酣，老翁彈鋏而歌，諸猿曲踴縱躍，作羅剎舞。老翁起立筵前，拔劍旋轉，寒光萬道，目為之眩。呼令諸猿鬥劍，各舉利刃，攢刺老翁。老翁赤手入其中，轉瞬間，群猿手內劍，盡入老翁手。老翁擲劍於地，顧廖曰：「君能之乎？」廖曰：「不能。」老翁曰：「以君之質，學之□年，可得其半。」

廖知老翁為非常人，伏地願拜為師。老翁乃留廖居其室之西偏，凌晨即起教之，指授不遺餘力。如是者約□年，老翁曰：「明日為君成道之日，如證上乘，則為劍仙；若遇魔孽障，則僅成劍俠而已。汝當澄心淡慮，勿為一切所擾。」至日，老翁授以雌雄二劍，搏之成丸，塞入廖兩鼻孔中；又破廖背脊，納一匕首，敷之以藥，了無痕跡。老翁命廖跌坐蒲團，曰：「至子刻則道成矣。」廖依其教，閉目靜坐，一時心中萬念陡起，凡奇形異狀，可怖可驚之事，無不接於目前。廖凝神斂性，兀不為動。頃刻間，大土山河，忽復明朗，旋於圓光中現一鄰婦，披髮浴血而來，向廖曰：「我即罵夫，亦無殺罪。汝逞一時之忿，使我身首異處，抑何忍哉！」自其頭，擲於廖前。廖心一悸，忽背上匕首猝掣空中，有若流星閃電，耳畔聞老翁語曰：「善哉！殺戒不可開也。」圓光中復現一美婦人，霧雲鬢，容華絕代，珊珊至前，向廖再拜而語曰：「郎君獨不憶西關阿翠乎？別如許年，竟爾不相識，抑何薄情乃爾！」其聲嬌婉，入耳蕩心。廖急閉目調息，以心問心，謂世間一切境，悉由幻造。美人見廖不語，即以香頰相偎，喃喃述向日私慕意，口脂之馥，有逾蘭麝。廖心幾動，急自遏制，念此淫娃壞我大道，盍不殺卻？忽覺鼻中奇癢，一道白光突出，美人已杳，啟眸視之，座下死一九尾狐。老翁曰：「子不犯色戒，真俠士也。再修三百年，可成劍仙。請與子別。」

子自此出山，週遊寰宇，見有同志，可以術授，惟斷不可妄殺一人。」廖遂辭老翁下嶺。轉至向所居處，則廬舍全無，但見蒼松竦空，黃葉塞逕，行雲舒卷，流水潺湲而已。廖出山後，漸不火食，惟日飲醇酒一杯。旅居漢，設帳授徒，陰物色天下士。其地固南北通衢，峨冠博帶者，熙往攘來，日凡數□輩，悉卑鄙齷齪，無一足以當其意者。平居常慨然歎曰：「天下之大，何無一人！」

楚南有左子湘者，亦奇人也。倜儻風流，不拘小節，與廖交最密，昕夕過從，斗酒弦詩，談兵說劍無虛日，往往月斜不去，自宵達旦。左有所眷妓曰倩雲，國色也，章台中推為巨擘，與左有翹臂盟，所擲頭費不貲，擬以三千金為之脫籍，已有成約。

金陵周生，左之友也，偕左作北里游。周志在尋芳，問柳探花，殊少屬意。同至倩雲處，一見悅之。周時以觀察統帶營兵，聲勢赫。倩雲雅仰慕之，亦傾心焉，酒座間色授魂與，密自訂期，周因顛倒失志，幾忘為左之所歎矣。翌日，周潛往赴約，倩雲待之，倍極慇懃，瓊筵既開，芳情愈密，既醉，遂留宿焉。左知之，私責倩雲負心。周猝從帷中出，揮拳擊左，傷其目。左以力不敵，逸去。蓋周能舉五百斤鐵椎，左右盤旋，神色不變，以勇力聞諸營。周呼鴛母至，立出五千金迎倩雲歸，為室，僦屋左寓對門，恒令倩雲華妝靚服，乘肩輿游衢市，故使左見之。左憤不能平，商之汪燕山，欲報之。汪謝不敏。汪故多力，然非周匹也。廖以左久不來往，省之，見左目腫赤，異而詢之。左以直告。廖憤然曰：「足下何不早言，鼠輩直人頭而奮鳴者耳，何足與友，君自矣。彼自負其能，立決之亦易事，然不如使作廢人，受現世報。倩雲君尚欲之否？俾充下陳，日受鞭撻，亦足快君意耳。」左唯唯，不知廖將何所作為。明日，忽傳倩雲盜金遠■，周兩手足無故自墮。有曾為周生所屈害者，群稱快事。左陰知此必廖所施伎倆也，特走告廖，觀其曾知之否。廖見左至，謂之曰：「君可暫返故山，倩雲已在君家，任君處置。篋中有萬七千金，可供揮霍也。」左初弗信；及旋，果如廖言。於是始知廖為異人。

廖後居九江，以事往南昌，道經鄱陽時，傳湖中有水怪，常興風濤覆行舟，商旅因之有戒心。廖渡湖日，風日晴美，波平若鏡，舟人方相慶幸，越日狂驟起，濁浪排空，奔銀噴雪，勢撼山，有兩蛟夾舟而飛，長年相顧無人色，謂必葬魚腹矣。廖從容出，雙劍互若長虹，立斬蛟首，立時風息瀾安，湖水數□里皆赤。自後其患永絕。廖一日偕友行山麓，忽遇雷雨，休於樹下，時電光環掣，若萬道金蛇，雷聲甚怒，屢擊不能下。其友忽見廖鼻中白光飛出，直射林叢，即有二巨蛇竄伏道左，霹靂大震，驚悸幾殞，及醒，廖謂之曰：「此蛇能殃人，我故助天斬之也。」廖生平異事甚多，與友絕不輕談劍術。身材猥瑣，容貌亦如常人，人視之，粥粥若無能者。將沒時，晨起見白猿至，歎曰：「我其死乎？」即服衣冠，危坐堂中，近矚之，則已體冰氣絕。及殮，有雙劍出自鼻中，直入霄漢而杳。人以為屍解云。